

龍角山記

經名：龍角山記。唐李隆纂、宋韓望等撰。一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記傳類。

龍角山記

唐明皇御製慶唐觀紀聖銘

神也者，妙有物而為言，化也者，應無方而成象，言豈立神之主，象微宰化之知，苟言象之不存焉，則神化或幾乎息矣。窮神而極化者，其唯至聖之人乎。我遠祖玄元皇帝，道家所號太上老君者也。建宗於常無有，立行於不繳昧，知雄守雌，為天下谿，知白守辱，為天下谷，故能長上古而日新，雕眾形而化淳，奎萬物而不為戾，澤萬代而不為仁，巍乎不睹其頂，深乎不測其極，復歸無物，存教邊以立言，奄有太清，感聖期以利見。肇我高祖之提劍起晉，太宗之仗鐵入秦，鵬搏風雲，麟鬥日月，夏臣醜而已去，殷鼎輕而未徙。老君迺洗然華浩，白驥朱髦，見此龍角之山，示我龍興之兆，語絳州大通堡人吉善行曰：吾而唐帝之祖也，告吾子孫，長有天下。於是一開赤伏，而萬姓宅心，一麾白髦，而六合大定。傳曰：有聲之聲，不過百里，無聲之聲，延及四海。非夫神唱明德，翕吋人祇者歟。善行以武德三年二月初奉神教，恐無明徵，未之敢洩。至四月，老君又見曰：石龜出，吾言實。于時太宗為秦王，討宋金剛，總戎汾絳，晉州長史賀若孝義以其狀上啟，遽使親信杜昂就山禮謁。俯仰之際，靈貌察焉。昂馳還曰：信矣！迺遣昂、善行乘駟表上，比至長安，適會郁州獻瑞石龜，有文曰：天下安，千萬日。高祖徵其二異，拜善行朝散大夫，命舍人柳憲往祠焉。玉帛既陳，尊儀復見，其始觀也，杲杲良員，若紅峰綠嶺，吐春日之光景；其卻隱也，蕭蕭條條，若雨息雲消，視秋天之抓寥。來莫知其所自，去莫辨其所往，出於寂寞，入於惚恍，蓋不可得而詳諸。汾陽之龍角山者，天地降福之庭，高祖用師之道，峰上有華池靈府，下有石穴洞宮，氣接姑射，集神仙之別館，脈通霍鎮，潤珠玉之鄰家。高祖以雲轡頻迴，霓倨累裝，故版廟於行過之所，劃壇於受命之場，刻飾聖容，彩繪真衛，神光離合，殿堂宛轉於空間，雲氣踟躕，笙磬往還於天路，因改浮山縣名神山焉，志靈應也。是歲仲秋及五年三月，晉州奏老君言：我亳廟之中，枯梧更生，子孫當王。又云：我神兵助軍伐劉黑闥，立夏當平。事果如言，皆先事之讖也。爾後太宗貞觀則需雲泊於廟宇，高宗垂拱則卿雲涌於神座，今又祠中梧樹，蒲萄裹而托根，門端根木，枯枝蒨而還茂，疊黛豐本，撲翠繁柯，聚祥煙青靄，默默一色，散佳氣蔥鬱，鱗鱗萬重，識者以為太和暢陳朽之徵，王會納殊鄰之象。懼彼虛應，搖然夕惕，朕演靈金根，慕命璿宸，篤學道記，常味至言，是用假塗禮樂，託宿仁義，尋末以窺本，澄廳以詣精，為無為於此心，事無事於天下

，而宗稷大福，寰縣小康，實上祖惠無疆之休，亦下人率自然之化。夫唯幽容昭見，偉事也；神告帝符，環瑞也；發祥善行，吉類也；慶雲重代，鴻懿也；戎果附植，合異也；槁榦華滋，蕃熾也。此六者，興王之嘉祉，曠曆之絕記者已。朕不敏，頗聞君子之教矣，繼其後者天其祖，習其訓者父其師，榆揚道德，情存孝敬，商頌美乎成湯，周雅尊乎后稷，先王之舊典也，吾豈墜其文哉！夫戴角之類，龍為之長，羊也定形而不易，龍也神化而無端，龍蓋五土之精，國家乘土而王，故改山號名龍角焉，乃銘金石以彰靈變。詞曰：

思文聖祖，玄默霞聲。混兮無名，超兮至清。清入神舍，名損物假。身尊玄元，後有天下。高祖鳳翔，雲舉晉陽。太宗龍戰，風趨秦甸。龍角仙都，王師戒塗。聖形入有，神言出無。瑤衣玉騎，告帝天符。神方據我，人亦來蘇。乃立清室，微微謐謐。眾仙停蹕，乃興慶雲。氛氛氤氳，再瑞明君。庭有梧兮，遠果寄秀。門有根兮，瘋條更茂。顧暫菲德，蒙神之祐。誦我道經，介我神聽。繼明五聖，裡事三靈。請從格言，天德出寧。大道幽蔭，湛慈廣接。意路何階，言津難涉。化有影響，神無華葉。

開元十七年太歲己巳，九月己丑朔，三日辛卯建。

維大唐先天二年歲次癸丑，七月癸亥朔，五日丁卯，奉誥投龍修功德使道士楊太希，責送劫賜玄元皇帝法服於此廟，所設齋醮行道五日便迴，五方鎮綵本命文繒錢絹等物，敬造金闕天尊像一所，奉為太上皇元始天尊像一所，奉為皇帝二真人為侍者，奉為金仙、玉真二公主師其像，乃靈儀絢發，若感曜於珠星，瑞色端嚴，似迎祥於紫氣，巧盡猶龍之邇，妙窮若客之姿。所願申此忠誠，啟茲冥祐，庶此神真降邇，名高四大之尊，握契紫辰，賞極三宮之寵，悠悠巨劫，蠢蠢含生，長辭有情之源，永處無為之樂。

唐明皇詔下慶唐觀

劫：天地以大德生群有，聖人以大寶守萬物，古者受命之君，謂之承天之序，明有所代，夫豈徒然。若道無欽崇，命不永保，帝實臨汝，人曷戴君。朕所以每至庶兮合於二覆之意也。夫玄犧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，或誅而不怒，或教而不誅，彼亦何獨臻于此。朕自有天下二紀及茲，雖未能畫衣以禁，亦未嘗刑人于市，而政猶蹉駁，俗尚澆漓，當是理之者，心未返於本耳。凡人豈不仁於父母兄弟，不欲於飲食衣服乎？而卒被無孝友之名，不溫飽之困，其故何哉？蓋未聞義方不識善道，或任小智而譏笑，或見小利而苟得，致遠則窮，繼之以暴，己而身受戮辱，家不相保，愚妄之徒，類多自陷獄訟之弊，恆由此作。吁！可悲兮，亦在教之不明也。蓋刑罰者，不獲已而用之，天下黔黎，皆朕赤子，以誠告示，其或知歸，不必用威。然後致理先務仁恕，寧不懷之？且如五常循行，豈須深識，六親和睦，何待丁寧，自宜勉之，以副所望，刑

措不用，道在于兹。今獻歲云吉，迎氣伊始，敬順天命，無違月令，所由長吏，可舉舊章，諸有嫗伏孕育之物，蠢動生植之類，慎勿殺伐，致令夭傷，九土異宜，三農在候，聚眾興役，妨時害功，特宜禁止，以助春事。至如家有征鎮，人或孤悍，物向陽和，此獨憂悴，良可憫也，亦令所司隨事憂恤。蓋不體仁無以為長，不知道無以用心，故道者眾妙之門，而心者萬事之統，得其要會，可以兼濟於人，失其指歸，不能自全於己，故我玄元皇帝著《道德》五千文，明乃真宗，致於妙用，而有位者未之講習，不務清爭，欲令所為之政教粹美，而至於太古者耶。百辟卿士，各須詳讀，勉存進道之誠，更圖前席之議。至如計校小利，綜繹煩文，邀名且行，去道彌遠，違天和氣，生人怨心，朕甚饜之，所不取也。各勵精一，共興玄化，俾蒼生登於仁壽，天下還於淳樸，豈遠乎哉，行之可至。其老子，宜令士庶家藏一本，乃勸令習讀，使知指要。每年貢舉人，等量喊《尚書》、《論議》一兩條，策，准數加老子策。俾敦崇道本，附益化源。朕推誠與人，有此教誠，必驗行事，豈垂空言。今之此勁，亦宜家置一本，每須三省，以識朕懷。

開元二十一年正月一日。

唐明皇再詔下太上老君觀

不離於精，不離於真，以天為宗，以道為門，兆於變化，謂之聖人。吾祖也太上玄元皇帝嘗從事於斯矣。惟穹昊厥初，則配神明，饗天地，育萬物，惟皇受命，則師列壁，熙以大一，利澤施於四海，不言所利，德教加乎萬姓，不稱其德，將晦邊也。安乎守藏柱下，將行道也，適乎流沙置賓，所謂神無方而道無體，沖用可見矣。流長者慎其源，蒂固者深其根，琦歟那歟，克開厥後，繁我列祖，光啟大中，豈玄天私乎有唐，惟玄元邁乎種德，豈玄元式受唐命，惟玄元存乎其人。是以累聖緝熙，重光鑽茂，大化漸被乎八表，淳德殷流乎萬國，則於天地有興立焉。惟小子多于前功，夙夜敬止，上承祖宗之餘慶，下膺侯王之樂推，惕然深居，凜若馭朽，以為《道德》者百家之首，清摩者萬化之源，務本者立極之要，無為者太和之門。恭承垂裕之業，敢忘燕翼之訓。故詳延博達，講諷精微，求所以理國理身，思至乎上行下效，亦云久矣。夫使天下萬姓，飲淳德，食太和，靡然迴心而向道，豈予寡薄，獨能致此。蓋凡百在位，所以咸熙，《書》曰：元首康哉，股肱良哉。又曰：股肱惟人，良臣惟聖。斯一德而共理也，豈至於今跟整乎。昔長纓紫衣，猶聞慕向，廣眉高髻，且云變俗，何至道之難明，而玄珠之久喪。古人有云：王者之於天下，猶一堂之上也。蓋謂同心同德，化流四裔，是誠在乎擊豕垂踵之惑，革面向隅之哀，故往年布令，各家藏《道德》，冀德立而風靡，道存而日用，則朕之陳祖業，尚家書，出門同人，無魄於天下矣。《易》曰：象也者，像此者也。《經》曰

：窈冥中有精，則窈冥之精，可以尋象求，不可以名言得也。故考圖史，凡聖祖降代出處之邊，敢立像以盡其意焉。將自家而形國，由中而及外也，庶乎知道者盈量而歸，迷方者不遠而復云。

開元二十七年太歲己卯，正月甲午朔，十五日戊申。

真珠洞

按《圖經》云：真珠洞者，在龍角山東南峰側有洞闊八尺，深四十八尺，內漸廣深，不可測，每有珠出於洞，因此為號。先天二年並大曆中，嘗劫使祭醮玄元皇帝，以龍璧投於洞中。至晉天祐年，有奉使新羅者，暨至其國，見向之二寶俱汎出水中。既還長安，因表以進之。其洞內往往聞笙簫管磬之音也。

慶唐觀金練齋頌

朝議郎左拾遺內供奉博陵崔明光纂

空洞之中，暝津之際，靈文尚矣，混成朕焉。混成者何，象帝之先，靈文者何，龍漢之年。五劫交周，尊神遞運，九黑列正，元始自然。冷於流火之庭。鍊於陽明之館，二儀得之以定位，三景得之以發光，赤明開圖，碧落普度，玄元奄有，大道遂荒。真宗天法之以無，倪皇仰之而未及，犧軒應運，堯舜乘時，均至化而思齊，酌玄風而殆庶，獨立千古，湛兮若存，首出百王，悠兮不極矣。粵若祖聖，系襲神宗，先天不違，後天繼代，錫胤慶遠，振源流長，國家纂戎，欽承前烈，三合一德，六葉同道。平陽郡玄元宮者，興王之肇兆也。惟初授命，載告休徵，權輿靈邊，淑落祠宇，昭彰於國史，乃今昇平，配永嘉瑞，增修清廟，大建闕宮，明白於御碑，因吾道為天下程，由茲地為天下式，非夫至聖，孰能預之哉。皇帝御辨無為，齋心正一，寤寢有感，髻鬢真容，昭孝孫之精誠，貽列祖之玄訓，開元得聖像，天寶獲靈符，丕慶再集而繁昌，至教遂興而畢備，祇崇冊禮，其高莫二，衰龍克光於像設，冤旒追尊於帝位，雖倚那商頌，生人周雅，儔之於昔，今則過矣。於鑠茲山，會神之寓，西對姑射，北鄰天柱，皇通仙之秘府也。正殿肅穆，廣庭森沉，峰巒左右，松栝交陰，總虛無以靜深也。石壇重階，飯號環梵，隱訣三五，洞章護持，三元表辰，八月降誕，每至是日，展法於斯，修金錄齋，啟玉皇印，道家之寶，王者之儀，靡盛於此矣。乃開乾門，闢坤戶，氣引廣莫，風和不周，八卦行乎其中矣。仰列宿，躡魁呈，落日淪陰，夕時沆淦，六甲佐乎其旁矣。仙倡頌次，羽人步虛，朝拜九天，醮祠五老，想勾陳則黃雲垂覆，存太乙則白鶴來翔，其餘侍香玉童，傳言玉女，縹緲煙景，徘徊元空，求之希微，宛如·契合。厥惟鎮皇極，吋時邕，外以廓清萬里，戎夷向化，內以義安兆庶，年穀滋稔，滅格擇，興昌光，動植生成，陰陽氣茂，利兵所指，則戢干戈，靈官所臨則消疵癘

，虬感通上界，神降棋福，景命來假，天子萬年者乎。觀主臣郭處寂虔恭是勤，夙夜匪懈，稟師之錄，佩嶽之符，躬執科儀，爰謀法要。開元十六載，御題觀額，因隸於茲。二十五年，上疏議齋，帝俞其請，於是內使高真，自王城而至，綸言祕旨，從天上而來，諸侯肅臨，郡邑戲事，革故垣棟。鼎新經像，彤彩赭赭，金光熒熒，曾是所營，曾是有成，利乎永貞。太守臣裴眺並寮屬等，惟道孚敬，誼形于政，奉歇休慶，舉合觀徒眾等，皆相與遵，乃宗極體乎自然。熙淡漠於元和，扑恬愉於大順。微臣嘗佐汾邑，親睹聖蹤，強名道原，用述真宰從官冥而辨物，因象罔而得之。其詞曰：

三黑之宗，粵玄元始。朱靈丙午，赤明斯紀。太上道君，託胎洪氏。後天合德，其惟我李。爰初啟運，符命歸唐。海縣攸屬，六葉重光。天寶是膺，萬壽無疆。大君推策，考曆元陽。空玄之中，自然妙有。無鞅之眾，勃勃珠口。迎不見前，隨不見後。外物雖變，我法彌久。龍角嵯峨，肇興靈跡。仙宮乃建，清都斯宅。洞裏天長，寰中地隔。皇矣大道，臨下有赫。金錄秘訣，玉京玄言。陞壇之禮，眾法之門。聖祖貽訓，永告孝孫。於茲授命，永保元元。克昌厥後，大慶常存。刊此樂石，以奉至尊。

天寶二年歲次癸未，十月丙寅朔，十五日庚辰下元齋建。

紀瑞

皇上御宇之三祀，春三月，旬有八日，晉慈等州都團練、觀察處置使、檢校左散騎常侍、兼御史大夫、賜紫金魚袋李寰齋沐虔潔，祠于神山慶唐觀聖祖玄元皇帝。禮成，謁于高祖、太宗、高宗、中宗、睿宗、玄宗六聖之真廟，靈感昭發，休光動天。然後登龍角，昇華池，陸林嶺。瞻翠微，見瑞梧之奇狀，審循葛之延蔓，龍鳳交貫，垂于廟庭，次生新枝，有以表聖祚於百萬年矣。上玄之意，必將使茂聳貞固，樹之無疆。當大曆十四年之三月，曾生一枝，已備圖牒。當今年三月又生一枝，故知曆數昌期，邈不可算，帝王符契，自合玄經。寰忝列宗枝，謬當廉察，聞斯靈邇，心不遑安，乃首擇吉日，禮祈尊像，遂與監軍使、朝議郎、行內侍省內府局丞、員外置同正員、上柱國、賜誥魚袋吳再和、左神策軍監鐵冶使、朝議郎、行內侍省內府局丞張令綰等，同檢驗所植柄樹高下，葛蔓尺寸，仍令工者圖畫其形狀，具表上聞，乃刻碑陰，用傳不朽。

慶唐觀碑銘並序

將仕郎知神山縣事韓望撰

道母萬物，物猶子生，象成太初，囊括元氣，挾散氤氳，先天地有，稟立純粹，保合大和，故天得而清，地得而寧，神得而靈，谷得而盈，王侯得而為天下。正道苟湮鬱，則象無所出，必天不垂日星，地不竅山川，神素陰隱，人

室性情。故無不通無不具，吞兩儀而不見其實，納毫末而不睹其隘，不可以眸視，不可以智運。其象無體，萬物之象，其體也，其名無稱，萬物之名其稱也。不可謂之有，謂之有形其器也，不可謂之無，謂之無滅其變也。有生於無，無根於有，有無一貫，存於萬物，然後見道之妙，物之始。故曰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。以是而稽，則知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而為域中之大者，道冠首焉。老子仕於姬周，子孫延於漢魏，仲尼見而歎其猶龍，子長叔而為隱君子，事跡藹然，備載經史。洎泰山其頽，禮樂之言圯，青牛告逝，道德之論嶼，自後以波引蔓延，散而不聚，故揚墨塞路，背仁義之說，莊列當途，立寓言之理，殊不知仲尼、老子，刊六經之祕旨，閱五千之純奧，與世作程，範圍天地。何則六經之旨正而詳，道德之奧和而備，正則父子親，君臣定，禮樂昭，刑賞中；和則心以虛，神以清，惡以恢，善以立，故基國樹民，包淳剔偽，建皇極，躋壽域，未有遺儒捐道而後臻其理者靡泊後世益醜，前聖逾遠，不能宏啟其教，但浩揚厥波，故尚玄虛，企羽化，散被峨，冠，目為道士，得徒既繁，大壯觀廟，聖泥致像，研丹寫形，與浮屠氏並驅，滔源茂林，盛於中國，其來尚矣。昔隋獲神器，煬不固基，征遼幸淮，以人從欲，茫茫九土，民不聊生，怨入骨髓，天下興叛。唐公拯疲，參墟啟號，義聲高唱，響振四海，雖契人心，眾盜猶梗，逐鹿之功，未知誰手。時武德三祀，晉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，鬚鬢皓然，乘白馬朱鬣，儀容甚偉，有二青衣童子侍之，謂善行曰：為吾語唐國天子，吾為老君，即汝祖也。平賊後，汝當為帝，天下太平，享國長久。太宗遣使者杜昂致祭，須臾，神復見，謂杜昂曰：歸語天子，我不飲食，何煩於祭。忽然不見，上異之，立廟於其地，縣是改浮山羊角之號以為今名。洎乾封元年，追尊太上玄元皇帝。爾後以土德下衰，木入南斗，朱梁總權，禪唐寰鼎，篡弑薦興，其祚不永。莊皇起並，復唐舊業，故亳官枯相再榮，慶唐靈蔓引秀，歷代瑞應，邦史具存。洎石晉、劉漢之後，干戈圖王，日不暇用，此觀以地僻山迴，居晉南隅，官不給材，人罔興力，奮宇前址，相漸而嶼，先是李唐以神堯至玄宗，圖六帝之容，翼侍三皇正殿，歲月云邁，彩不煥然，雖聚其徒，日莫能葺。往跡未傾，前跡不踵，都監道士梁志真奮浮俗，明大觀，捐嗜慾，探希夷，以為正其末者必端其本，師其人者必崇其教，代既不能體道而行，人則咸瞻像而慕，此觀不完，則何以信四方之士，鼓沖妙之風邪。景德元年春，乃裹足上國，拜章闕庭，序李唐之肇基，疏玄元之符瑞，復古興靈，必當聖代。主上執大象，司左契，道詢崆峒，神適姑射，卻走馬以糞田，烹小鮮而治國，以萬物利為利，以百姓心為心，方當大順之朝，式闡無為之化，乃可其奏，宣中書詔晉郡俾重葺舊殿，以嚴其祠。工既鳩，宇未畢，二年仲春月二十

有五晨，霧靄雲蒸，嘉氣四塞，空山寂然，若有所降。俄而曙色霽，天象廓，屹乎醮壇，森然古相，芳枝茂葉，列樹十六，瓊藥珠英，露華可掬，其甘如飴。祥匪三危，瓊讓湛湛，陽不能晞，眾目咸睹，神而異之。于是啟其邑，邑告郡，郡命僚屬覆驗其實，迨初及終，八日不散，郡繪其圖，抗表以進。愚嘗聞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，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。故曰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。太易者，未見氣也；太初者，氣之始也；太始者，形之始也；太素者，質之始也。老子本是以興言質，斯而窮道，常無欲以觀其妙，有欲以觀其徹，故能通幽洞微，意蹟象外，神而化之，不拘其變。昔告唐以太平，今降宋以甘露，非其時，非其聖，孰能通其應而若是者邪？望以二年春由太學登甲科，筮仕之初，出宰茲邑，承郡命，秉詔旨，轄匠篤民，修其三殿：曰玄元，曰三清，曰三皇。功就而未遑紀其事，大中祥符元載，罷縣秩，將赴調於選部，志真磨碑置觀，乞撰其文，固讓不克，直述其由，乃為銘曰：

道實強名，先天地生。罔然失象，寂爾無聲。不皎不昧，惟微惟精。誰蹟玄旨，周之柱史。象帝之先，谷神不死。沖而用之，去彼取此。隋衰唐盛，勃然昭聖。不出函關，告其受命。卜世延洪，子·孫有慶。祠巖山椒，唐傾祀遙。道德寂寂，松梧蕭蕭。誰其茸之，屬當聖朝。聖朝哲王，體道而昌。俾完壞宇，玄教重光。何以昭應，瑞露讓瓊。其徒志真，服膺勤勤。企籍丹臺，杭章紫宸。一日必茸，無荒後人。

時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四月辛卯朔二日壬辰建。

重修三清殿記

天聖觀蓋唐聖祖降真之地，形勢壯偉，甲於河東。其中三殿岌然，先後鱗比，其一日老子，次日三清，次日三皇，而六帝侍焉。自唐迄宋，日月寢久，風蠹雨壞，欄宇填圯而彩色剝落，不飭不嚴甚矣。垣壁頽缺，洞然四達，蒿萊荒其庭，牛羊牧其側，不鐸不虔甚矣。黃冠星居，殊趨異食，而害教為甚。其給田也多，其輸租也薄，而積弊為甚。縣宰公孫公，因致祭柯下，嗟其荒凍不治，遂慨然命工，完飾腐敗，革去弊事而咸與惟新。棟宇崢嶸，楹桶丹碧，向之不飭不嚴者，變而輪奐；環以垣塘，刻其蕪穢，向之不鐸不虔者，變而肅潔。茸齋庖以同其食，闢道堂以一其居，向之害教者去矣；增一歲之課，益數倍之利，向之積弊者斯除矣。於是諸道士相謂曰：公孫公可謂賢哉，新吾之宮，輯吾之徒，利吾之眾，援吾之教，俾過者生恭，入者生恪，起四方歸仰之誠心，其為功豈小補耶！扶持吾道，既衰而復興者，實自公始，茲成事也，不可無紀述，顧謂斬芭書之。政和元年六月望日記。

重修嘉潤侯殿記

進士王建中撰

蓋聞近代已來，屢改神號，進封侯爵，首鎡之為華池，中更之為顯施，命之為嘉潤，三者同出而異名焉。惟神靈氣所宅，森矗山巔，有泉浸于深池，雲龍藏乎其中，峰巒搖動，相激而鳴，是為聖水出之兆也。每遇旱歲，所在祈禱茲水，應誠甘貴，靡不霑足，故遐邇蒙其霖澤者，豈止一方而已哉。伏睹殿基逼窄，棟宇摧毀，孰其揭舉。爰有南李村李隱、上董村陳思恭共發虔心，同為亂首，相謂池逼殿階，故遷神座丈餘間，前植香亭，後築基址，鳩工集材，輪奐締構，不日而成。即擇是歲中元節凌晨，就殿告成畢，復詣觀徧請道眾，嚴設香齋，及召協力人戶，同為慶會。僕因是日亦往觀焉，預命作記，實叙其事，刊諸翠泚，傳不朽矣。時天會十一年中元日建。

重修華池嘉潤侯殿記

鄉貢進士田蔚撰

竊以亙古迄今，名山洞府，天地神祇，聖跡靈異，或靈顯于世，或功加于民，莫不載在祀典，祭獻以時，以荅神。今本縣南距三十里有龍角山焉，舊名羊角山，因唐改號。其山二峰：東峰曰華池，西峰曰將軍，在圖經所載，其號古老相傳，莫究其詳。其神之靈異，功加于民，莫可名狀。至李唐武德初，太上現於龍角山前甘棠間，見曲沃人吉善行，令報唐天子。時善行詣朝，具言其事，神堯高祖大喜，遂立觀于山前，號曰慶唐觀。是時太宗統軍在絳，遣杜昂祭於所現處，而太上復現，謂昂曰：吾不飲不食，又何祭焉？當時居民謂太上所現真身之地，必是洞天福地，益敬其神。而東峰謂之華池者，而峰上有池，深妙莫測，龍神隱焉。其池內有石，常時乾爭，遇旱則鄉民祈禱于池，而其池乾，石上自潤而生水，世號華池聖水，鄉民請水虔奉供養，無不應感，隨水而雨降，故詩人詠之曰救旱泉。當時居民虔奉其神，供敬其池，因建殿于池上，號曰華池殿，自唐歷五代而之宋，祈求無不應感，而宋賜號顯施真人，又進封號嘉潤侯，其為華池聖水一也。其殿既久，殿貌故弊甚，不稱靈神安止。後至歲在癸酉間，鄉民李隱獨有意焉，于時遂率李革、陳思恭同化集鄉眾，展其基址，增其香亭，重行修蓋，其功美哉，逮至歲在戊辰三月十有四日，忽值天火焚燒，其殿宇盡為灰燼，居民莫不哀念。又前修殿維那李隱，復率鄭錫、陳諫、李革，及本觀前都道錄閻子美、知觀董茂華、郭茂昭、陳惟福、陳惟素、丘惟凝、崔自淵、崔居實，共啟虔誠，謂華池靈顯于世，功加于民，其神像殿貌，重復修崇，不可後時。遂斜集鄉眾，化集所用之物，命工重行修蓋，不日崇成，煥然一新，實其美事。其維那李隱前後率眾興功，不為細矣，及眾維那之功，自畢功之後，殊無考記。若不刊石紀功，則修崇之功無復聞於後世。時歲在丁丑仲春，僕因假道教學於觀前，其元維那命僕為記，非敢尚虛詞以襄美

，特書其實錄以貽後代，傳之不朽云爾。時丁丑歲仲秋二十日記。

祈雨祭文

維大定十一年歲次辛卯，四月乙巳朔，二十四日戊辰，將仕郎、行臨汾縣主簿郝璟，謹以香茶酒果之奠，敢昭告于華池嘉潤侯之神。竊惟民者邦國之本，神明之主也，故國非民無以衛社稷，神非民無以供祭祀，是邦國之與神明其休戚，皆擊於民一體而同患者也。今自春及夏，時雨愆亢，二麥已不穡，秋種未入，土，民皆乏食，一辰嗚嗚，將流離於四方而填委於溝壑矣。則司牧百姓及享其祭祀者，其得而安之乎？惟神掌雷雨之權，握風雲之柄，奮然一起，則四方群生皆被其澤，使邦國之基有以為固，而神明亦永有所依，顧不偉歟。今奉大府命敬謁祠下，抱靈液而奉事之，惟神龍屯其膏，三日之內，甘雨霑足，神之惠也，民之望也，守令者之幸也。伏惟尚饗。

賀雨還水祭文

郝璟謹以香果之奠，敢昭告于華池真君、嘉潤侯之神：頃以時雨愆亢，敬禱祠下，蒙賜靈液，曾未信宿，甘澎獲應，四境霑足，百穀以生，邦國以寧，神之所惠，亦以豐矣。謹復致靈液於祠下，以謝景既，惟神其鑒之。尚饗。

祈雨祭文

郭隱秀等謹以香果之奠，敢昭告于嘉潤侯：竊以至道無方，精誠有感，凡禱祈以通幽，諒神明而應兆。茲者時值亢陽，久愆甘澎，皇下民積釁以彌，深仰上聖垂慈而密佑，伏願油雲湧布，迄虛空渺邈之鄉，需澤普施，徧日月照臨之所。塵埃頓息，苗稼重甦，變凶荒而作豐登，消疵癘而為吉慶，在在處處，一切含靈，俱沐天恩，咸蒙道癘。

賀雨醮謝文

伏以神龍薦祉，克符元首之禎；風雨應期，足表精誠之感。否泰交通，雲雷混合，霑槁稼以重甦，灑輕埃而泯絕。群心悅澤，百穀滋榮，睹豐兆則信可徵，摧癘舊則知不作，倉箱有望，長幼無虞，輒憑玉岌之靈科用答高真之景既，共荷鴻休，均蒙大賁。

祈雨文

天且何言，示咎徵而見譴，人能知懼，託誠意而可禳，敢罄愚衷，仰干神聽，伏念臣等，于身致養，以食為先，儻有害于三時，將阻饑於數口。爰從比歲，併值旱災，百穀無成，屢失豐登之望，四民何賴，共形捐瘠之憂。豈非積惡之招，以致恆暘之罰，尚祈悔過，是用新心。乃延琳宇之流，試講金科之典，冀雲餅之來格，宥芻狗之無知，甘雨祥風，茂育大田之稼，歡聲和氣，載歌高察之年。

祈雪文

王良翰謹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于將軍華池之神：惟神祐此一方，千百年矣，民知有賴于神，故望於神者重，則神之於民也忽棄之乎。切以自秋八月至于今一百五十餘日，旱乾塵翳，雨雪杳然，民之病者甚眾，麥之槁者皇多，來歲夏望，民懷愁額，抑亦良翰為政之不善歟？抑亦有冤獄未雪歟？然政之不善，吏之不職，民何辜焉。伏願神惟民愛而速降瑞雪，使民有來舞之望，則科差易了而無通逃之患，盜賊弭寧，而各安其業矣。神其鑒之。尚饗。

龍角山記竟